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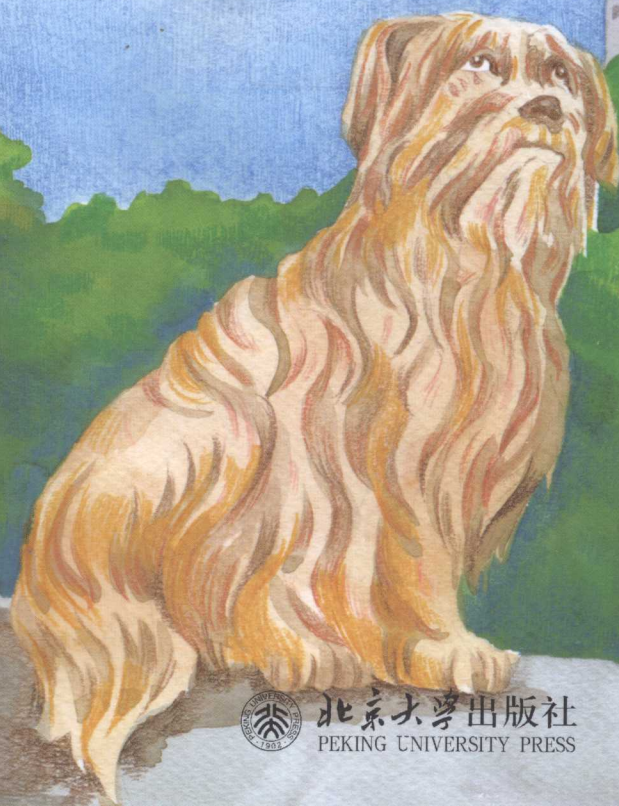
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

· 动物小说系列 ·

义犬博比

[美] 埃莉诺·S. 阿特金森 著

Greyfriars Bobb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

· 动物小说系列 ·

义犬博比

[美] 埃莉诺·S. 阿特金森 著

Greyfriars Bobby

刘方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义犬博比 / (美) 阿特金森 (Atkinson, E. S.) 著; 刘方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

(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 动物小说系列)

ISBN 978-7-301-21380-3

I. ①义… II. ①阿… ②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8425 号

书 名: 义犬博比

著作责任者: [英] 埃莉诺·S. 阿特金森 著 刘方 译

封面绘画: 王 静

责任编辑: 刘祥和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380-3/I·25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0.25印张 8插页 140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3.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8

第五章 /51

第六章 /64

第七章 /76

第八章 /90

第九章 /104

第十章 /119

第十一章 /132

第十二章 /145





第一章

当报时炮在爱丁堡附近响起时，博比受惊吓般地发出一声短促而尖利的狂吠。对于一只在乡下长大的小土狗——一条尚显幼嫩，成长于彭特兰那开满石南花的丘陵上的猎犬来说，听到过的最大响声也不过是牧羊狗的吼叫，以及羊脖子上清脆的铃铛声。那天清早，它跟着农场的雇工老约克到位于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市区的格拉斯市场上，去逛周末集市。这座市场处于克莱格城堡南侧的窄谷中。市场上方约两百英尺高的地方，有一块突出的新月形岩石，那上面成半月形地排列着一组大炮。每当报时炮的轰隆声响起时，人们在这城市的每个地方都能非常清楚地听到。但在格拉斯市场中听到这炮声，那感觉就像身边地面要崩裂开来似的。对于这声响，只需一次就够让只小狗记一辈子的。虽然博比已经听了无数次报时炮的声音，但它的反应总是像第一次听到的反应那样，不放过一次机会，以表达巨声对它耳朵造成折磨的抗议。不过，好在每次炮声响过之后总有愉快的事情发生，这种声响在它看来也就成为一种愉快来临的前兆。



1858年的时候，博比还小，维多利亚女王那时也还是一位开心的主妇与母亲，并且常常与她的孩子们住在温莎或者拜尔玛洛。那时的格拉斯市场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文化气息，乍看上去好似衰败的充满哥特风格的德国纽伦堡城区。这里，除了一座古风犹存的谷物交易所外，没有任何现代一点的建筑。沿着市场的边界走一走，就可看到市场南面和北面聚集着的一些高大而古老、拥有木制前脸的石头房子，这些房子好像窄小的燕子窝，建筑在岩石的山壁上。

穿过市场东侧，山谷会突然变狭窄，那是深而狭长的考盖特街。在它上面，一座大桥横跨过市场，桥下拱门当中往往挤满了熙攘的人群。这座宏伟的乔治四世大桥，跨越了山谷，也跨过了考盖特街上众多高大、老旧、充满哥特风格色彩的低矮房屋，直抵爱丁堡下面平坦无人的空地，那些高大的房屋在雄伟的大桥的衬托下骤然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大桥缓缓地向南延伸，最后落到位于南部高地的低洼地那里，与格雷弗里亚斯教堂门前的主街道连在一起。格雷弗里亚斯地区的两个新旧教堂建在一处，都是狭长低矮的扶壁式建筑，没有尖塔或钟楼。最新的那栋是安妮女王时代的产物，老的那栋则是在清教徒远涉重洋、到达美洲之前就兴建了。这儿的两座教堂是修道院花园中众多宗教建筑里的一处。修道院整体微微地向格拉斯市场所处的峡谷方向倾斜，从这儿可看到位于市场高处的城堡塔顶。

到博比出生的时候，这座花园已经凋敝，变做了一处狭窄、拥挤的墓地。它从邻近市场的老屋区后面一直向后延伸，覆盖了整个山顶斜坡，甚至都快到达地势较低洼的穷人聚集区——波勒缪尔了。从格拉斯市场看去，教堂和它周围的景色全被市场边的那一排廉租房给阻挡住了。这些房屋曾经是那么宏伟辉煌，还曾做过达官贵胄们的议事大厅与豪宅府邸，但如今都已风光不再，沦为破败不堪和布满灰尘的贫民房屋了。大桥引桥尾端附近的蜡烛制造商会所与格雷弗里亚斯区繁荣的一排小店铺间，还藏有一片布满高墙和尖窗的墓地。





此处位于老爱丁堡中心区的格拉斯市场，白天看上去，像一处采石场的矿井坑，但历史上，这里却是一处有名的回音壁。在这儿，一只小狗的叫声根本不算什么，只有轰隆作响的报时炮声才够与回音壁厚重的历史感相匹配。每天下午一点的时候，一缕浓烟就会冲向蔚蓝的，有时是灰暗的，也有时是多风的天空，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炮声与火焰齐发的轰鸣声。这惊人的响动连市场上住得最久的房客也受不了。每星期三，当炮声敲碎人们尖锐而嘈杂的讨价还价声时，每个听到的人都会被吓得一哆嗦，博比这时却总能最快地恢复镇定。作为一只聪明的小狗，当它明白报时炮声响的用途后就总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愧。为了掩饰这种羞怯，它每每就装作无聊地打个哈欠，然后快速地转头去找老约克去了。

这时候市场中的大部分商户已经打烊了。五分钟之内，原本满满当当的市场已经干净地得连个人影也没有了，安静得就像是平日里无人光顾的教堂墓地。那些个家畜贩子、马夫们，一转头儿的功夫都从广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统统钻到市场附近那人声鼎沸的廉价白雄鹿餐馆去找乐呵去了。而农夫们则迅速地舍弃这一切，驾起马车飞奔回乡下。房客们则冲向小巷与胡同中，或爬上弯弯曲曲的楼梯回到透风的阁楼，或急速穿过恢宏的大门进入臭气熏天的庭院或走廊中。乞丐与小偷则聚集在考盖特桥的拱门之下，使黑暗肮脏的桥下常年涌动的人流更加肿胀拥挤。

十一月寒冷的秋风呼啸卷过，背靠墓地的教堂被吹得到处透风，最高尖顶上圣约翰骑士的铁质十字架吱呀作响。低沉黑暗的云朵堆叠着聚在城堡上空，却又像要被城垛扯散。广场上零星的几匹马正从马槽中嚼食燕麦，成群的燕子从木头门廊和石头窗台上飞下来，叨啄地上散落的谷粒儿。老鼠急匆匆地钻出洞穴，在谷物交易所中寻找食物。而慌张的小博比则在空荡荡的市场上一圈又一圈地寻找着老约克。

博比和其他人一样明白：午饭的时间到了。当报时炮的炮声一响，老约克总是习惯到一家整洁舒适的小酒馆去，光顾这儿的人大多是格



雷弗里亚斯讲究但没什么钱的普通人，像小商品店主、书记员、佃农和租住在廉租房里的医学院学生。这家酒馆名叫格雷弗里亚斯老餐厅，属于约翰·特尔先生，和墓地隔开四个房门的距离。博比与老约克每次都坐在火炉的一个角落里，他俩感觉这里像自家一样舒适。角落后面是一把固定在墙上的椅子和一张桌子，上边有一扇小玻璃窗，透过它和窗外的一座矮墙，就可以望见那处古老的墓地。

窗外那块墓地，其东面与北面均已被商铺和廉租房遮挡住了，但是这片年深日久，遍布了墓碑和墓穴，重叠堆积着许多坟茔与密布荆棘厚石板路的地方实在不能令人感到愉快。但是老约克蛮中意这块地方的，因为他身上总有种哀伤的气质。由于常常趴在主人两只平头钉靴之间，从博比俯卧的地方是看不到墓地的，但这不能打击它的心情。它此时还没面对过死亡，作为一只整天非常愉快，间或耍些无赖的小狗，它准备面对各种冒险。

在墓地石头的门柱上有一块布告牌，上面用英语简洁地写着：狗不得进入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好像能够读懂这告示上的意思似的，博比知道墓地是不允许它进入的。它之前在墓地里的一次冒险给它上了重要而残酷的一课。有一次在一个白天，墓地旁的一扇小三柱门恰巧半开着，它高兴地追赶一只野猫越过墓地，翻过西边的围墙，落在赫里奥特学院宽敞阔大的草坪上。

在那儿，当时作为一只小狗的博比的恶作剧酿成了另一桩危害。实际上，赫里奥特学院根本不是家医院，而是更接近于现代英语里所谓的疾患收容所。这所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时间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当时英国国王还住在圣十字宫中，并且还以法语作为宫廷语言。赫里奥特学院是一所建筑恢宏的慈善学校，有着数不清的塔楼与城垛，墙外更涂着令人愉悦的鲜艳色彩，美丽的玻璃窗不胜枚举。它是由当时一位平时喜欢穿轮形硬领和紧身上衣，有“浑身叮当作响的乔蒂”之绰号，名叫赫里奥特的金匠捐资建造的。他建造这所学校的目的是想要照顾和教育“纯粹的孤儿和失去父亲爱护的男孩儿”，这儿的这座





建筑就好似一座低地领主的庄园，在宽敞的大花园中孤独而沉默地矗立着，足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这里也已经逐渐地被周围肮脏的市场以及越来越密集的棚屋和贫民区挤占了。在它周围的那个地区总能源源不尽地向它输送这些“纯粹的孤儿和失去父亲爱护的男孩儿”，这些孩子也和这时的博比一样，轻松愉快、无忧无虑，并且对于责任二字没什么概念。

当博比正在追逐那只不幸的小野猫而不慎越过了教堂基地的围墙时，数百名赫里奥特学校的男孩子们正在草坪上打板球、玩蛙跳游戏，享受他们的午休时光。它没跑多远，那些男孩子们就叫喊着追上来了，那阵势就好像古代高地民族在越过边界突袭其他族群时候的境况一样。不协调的喧闹声打破了教堂基地圣洁的宁静。博比也兴致高扬地随着这些小男孩们狂吼着，兴奋地往回跑，打着滚地翻过长满草的小丘，轻快而莽撞地绕着古老的墓寝蹦来跳去，在具有迷人吸引力的低矮箱形墓下钻来钻去，最后精疲力竭地将四肢伸展开来，继续高兴、吵闹地趴在老约克脚边。

这种事情发生在圣洁的墓地是非常不适宜的！一个气哼哼的看门人从他在大门边的小石屋冲出来，狠狠地为博比的胡闹行径呵责了老约克一顿。虔诚温和的老牧羊人被这斥责吓呆了，感到自己在人面前丢了人，直挺挺地，紧抓着手里的帽子，谦恭地向守门人道着歉。看到自己的主人因为自己而受到责备，博比也加入了争吵，被忠于护主的意志和愤怒驱动着，它在守墓人的小腿肚上咬了一口。守墓人号叫着，嚷了一句“该死！”将整个墓地闹得不可开交。一人一狗快速地溜出了墓地，消失在看热闹的下等人群众中。

一只不幸的猫引出了多大一场骚乱呐！对于博比来说，这出无厘头的闹剧结束得毫无逻辑可言。但是它明白老约克因此遭受的屈辱和不快。快乐、聪慧又善解人意的小狗逆来顺受地接受了主人的惩罚，并终身铭记着这个教训。打那儿以后，每当它走过教堂基地的时候总是温文有礼的。当看到一只欠教训的野猫时，它也最多是舔舔自己的



小红嘴唇，显示了极强的自我克制力，并且对守墓人不再记仇。

在它出生后的第一个夏天，博比学到了许多的东西。它知道它可以追那些跑到刚翻过的田里觅食的野兔、松树、雷鸟和海鸥。出没于牛棚和牛奶场的老鼠、耗子更是它合法的猎物，但是它也知道不能招惹绵羊和牧羊狗，以及惊动牛、马和鸡群。除此之外，它还发现除了紧跟着老约克，它总是躲不开那个特别喜爱它的小姑娘对它的骚扰。但它并非一只贵夫人膝头的宠物狗，需要女性无微不至的照顾。它能从小姑娘温柔的抚摸下逃脱，回到老约克身旁，回到简陋却舒适的羊圈中。博比和老约克虽然性情秉性截然相反，但气味相投，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尔先生那个拥挤餐馆的一个角落里，他们每每会一起度过一周中最懒散闲适的一个小时。博比会吃剩下的鲑鱼或鳕鱼，因为一只天生粗野的小狗对于食物从不挑剔，从熏鱼到雷鸟蛋都可以成为它的美味，并且还会得到价值四分之一便士的一小块骨头作为它平日里的嚼头。老约克则津津有味地抽着他的短烟斗，或凝视着壁炉中的炉火，或望着教堂墓地，沉浸在一片宁神静气的闲适氛围中。

在11月的时候，小博比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与老约克分开了。考得布雷农场的农场主一个人驾着四轮马车来到老约克这里，显得颇不寻常。歇了一阵后，马车又立即掉头驶出了农场。由于被高耸而迷人的驾驶员座位诱惑了，博比在马车掉头驶出农场时跳上了马车的驾驶座。头回坐在马车上，博比兴奋地吐着舌头，从马耳朵中间的空隙，它可以重新审视这个奇妙的世界。而实际上，它正被绑架着，要经过起伏的丘陵地带，被运到城外几公里外的法尔迈尔海德关卡。对于这颗幼小而高贵的心灵来说，这种事先计划好的背信弃义行为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并且由于它也是一位民主主义的支持者，根本不会承认这位农场主做它的新主人，相反，它更愿意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出身更加低微的老约克作为它的主人。如果不是农场主人不小心说漏了嘴，博比可能最终会被带离老约克，送至一处遥远的农场，夜晚被关在安全的牛棚里，与牛群为伍。当马儿闻到熟悉的欧石南香气，精神更加





振奋，不觉加快了行进的步伐，随着远远的彭特兰紫色的丘陵开始隐现，眷恋家乡的农夫不觉脱口而出：

“啊，博比，小姑娘将会在斜坡上等着你，要给你带上项圈哩。”

博比不自觉地竖起它的耳朵。当面对熟悉的景物时，一只聪颖的小猎狗往往能够正确无误地领会人类的话语。在注意到山坡上的小姑娘后，博比又转头望向它身份低微的老朋友和原先那处可靠的避难所。当发现老约克并不在马车上的时候，小博比立即跳下了驾驶员的座位，然后根据马车后面残留的爱丁堡尘埃的气味，立即掉头往回跑。农场主立即大声嚷嚷着让它回去，博比机灵地以一声欢快的叫声作答，好像冲着他说：

“不要担心我！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

经过几个小时辛苦的跋涉，跑过起起伏伏的乡间小路，又绕过一处长长的环形街道，博比终于找到了一条沿着岩壁一直通到格拉斯市场西头的弯曲小径。其实那边有一条通往市场的捷径，但一只幼狗只能顺着农场马车走过的、气味闻起来熟悉的路回去。对于一只尚在年幼，嗅觉还没有被训练出来，腿长也不过六英寸，走在路上时不时地还因为被芒刺、荆棘拉住长长的拖地卷毛而绊倒的小狗来说，一路跑回农场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它在市场的人群中跑来跑去，怀抱着希望到好似悬崖壁中裂缝一样狭窄的胡同中搜寻，在屋外的台阶上、门口处、畜舍里、桥洞下、马车上，甚至钉有钉子的皮靴上都闻了个遍。它冲着报时的炮声汪汪直叫，但是另一件事情占据着、震颤着它幼小的心灵：虽然已经到吃午餐时间，但依然不见老约克的身影。

啊，它突然高兴地猜到：主人一定是去吃饭了。

如果是人与人之间，要是被朋友卑劣地抛弃，一定会心生愤怒，但在一只小狗的心里面，完全不会有猜疑存在的空间。新想到的念头给了博比鼓励，使它重新振奋起来，四只疲惫的小腿又重新充满了力量，奔跑起来如虎添翼。当市场中的人走得差不多空了，它追上走在





CLASSICS

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

动物小说系列

最后的人，跟着他们爬上了月牙形的蜡烛制造商大街，径直朝着以前它和老约克一起吃饭的小餐厅奔去。穿过桌椅与人腿组成的丛林，它终于来到餐厅的后边，却发现一个穿着笔挺帅气红色外衣，脚蹬锃亮马靴，从城堡上下来的士兵占据了老约克常待的炉边位置。

博比定定得站住不动好一会儿，显然它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然后它凄惨地狂叫着，闪电一样冲出了餐厅的大门。在半道上，被系着白围裙，胡子刮得光光，有着一张瘦削脸的约翰·特尔先生逮个正着。他两腿夹住飞奔着的小狗，并善意友好地在它身上轻拍了一下。

“博比，你是不是又在你钱包似的耳朵里装了一个法寻，来买一块骨头，是不是？老约克没跟你一起来么？”

一种恐惧的意念又被唤起，如果不是餐馆老板的问话，也许这种恐惧就深埋在它的心里，永远不会被它主动察觉到。当特尔先生主动自然地提起它主人没在的事实时，小狗也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它把它的主人丢了这一可怕的状况。随着一声惊恐的呜咽，小狗一挣，挣脱了老板的禁锢。随着箭一样逃离了小店之后，小狗跌跌撞撞地爬下陡峭的圆弧形街道，重又回到市场上找寻它老主人的踪迹。

在它一次次的冲刺过程中，成群的麻雀像被风卷起的褐色落叶，扑棱棱飞起又翩然落下。寒冷的雾气弥漫在城堡的顶端。此刻，海伊大街上古老的圣贾尔斯大教堂石头钟楼上，正奏起《苏格兰风铃草》的乐曲。即使是遇上再恶劣的天气，钟楼管理人麦克劳德都会攀上摇摇晃晃的梯子，上到风雨飘摇的钟楼，准点在爱丁堡城里的人们开始用餐的时间奏响音乐编钟。博比那天依然忘记了吃饭的事，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一心想着找到主人，但是后来却是因为找到老主人后欢快得忘了饥饿。

博比是在一种突然的境况下，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发现老约克的。从白雄鹿餐馆背后一条肮脏的小巷中窜出一只鬼鬼祟祟的老鼠，小博比的注意力被它引领到了凭它灵敏的鼻子都找不到的一处隐蔽的小角落。在嘈杂喧闹的小酒店和阴森陡峭的悬崖之间有一处古老的斗鸡场。





这儿是一家小酒馆堆放垃圾的地方。在一堆不知名的破烂及一辆废弃的搬运工马车中，博比终于发现了穿着灰色粗织呢绒大衣和牧羊人斗篷，蜷缩着睡觉的老约克。他把一包格子呢方格手帕捆着的衣服当作枕头，不仅睡得很沉，还大声地打着鼾。

博比大声狂吠着，好像要把自己的肺喊炸。它叫得很久，很大声，也很激动。它绕着马车转圈圈，每次转弯就叫一声，酒馆后厨一个邋里邋遢的妇女开开门，狠狠地警告它说：“别把人的耳朵震聋。”她没看到睡在阴暗角落中的老约克，即使看见顶多也是将他看作利兹港喝醉的外国水手。她警告完就“啪”的一声关上了门，点亮了煤气灯。

面对这样一个恶臭难闻又充满敌意的地方，或许因为出于保护它无助主人的本能，或是因为大声地吠叫并不起作用，博比停止了吼叫，而是蹲下来，打量起这种奇特而又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来。老约克从来不会在白天睡大觉，更不用说睡得这么死、这么沉，怎么叫都不醒。作为一只聪明而有办法的小狗，博比向后一直退到最远的一面墙，然后蹲下猛地一跳，跳到了老约克的低帮靴子上，然后用爪子抓住他脚上结实的家织短袜，攀着老约克的腿进到马车里，紧接着，它用湿乎乎的小鼻子和小嘴拖地式地在老约克的脸上舔来舔去，又对着他的耳朵尖声地狂叫。

此时，令博比高兴的是，老约克缓缓地抬起了身子，慢慢地眨了眨眼睛。干枯的眼睛重又变得神采奕奕，灰白色的老脸比平日里显得更加红润，但对于这种变化，一只小狗是不能完全理解和明白的。老约克迷糊了一阵之后缓过神来，才意识到博比不该出现在这里。他蹙着眉，俯身瞅着那个从鼻子尖到毛尾巴都在兴奋地摇摆的小东西，努力回忆着刚才发生了什么。

“唉，博比！”老约克用透着责备的语气说，“你现在满意了吧。”

博比毛乎乎的尾巴耷拉着，但仍然兴奋地颤动着，要是主人给个轻微的嘉奖暗示，它准保又会重新大摇特摇起来，但是老约克只是托着脑袋傻傻地望着博比。博比此时筋疲力尽了，索性喘着粗气，一



下子躺在了老约克脚下，虽然被主人责骂了，但是仍然很高兴的样子。它那隐藏在银色前帘毛发下的眼睛就像一汪棕色的小池塘，泛着暖暖的柔波。老约克也逐渐忘记了博比不应该在此逗留的事情，只因着博比的陪伴而感到无比自在舒适。

“好啊，博比。”他又开始咕哝道。接着，这位平时沉默寡言的苏格兰农民似乎深深地被博比仁义的行为感动了，他开始向一只小狗倾吐一些不常与外人道的事情。他坦率地告诉小狗他异常衰弱的身体状况、经常晕眩得厉害等等：“老约克今天实在是太虚弱了，快乐无忧的小家伙。”

老约克伸出颤抖滚烫的老手，抚摸了博比一阵，使得博比异常兴奋，不停地摇着尾巴。主人的抚摸对于一只小狗来说已经足以使它安心了。但是，连博比这种小动物也很清楚地感觉到老约克此时的状况很不乐观。他仿佛被什么魇住了。一个苏格兰工人是从不会承认自己“很虚弱”，也不会大白天睡懒觉的。老约克因此而感到困惑与羞愧。如果老约克旁边现在有位人类朋友的话，他一定会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将正在发高烧的老工人从阴冷发臭的小巷子里拖出来，放到温暖舒适的床上，给他一杯滚烫的热饮，然后去请有经验的大夫为其治疗。而对于博比来说，老主人现在只是特别、必须需要有人陪伴。

对于这只小狗来说，很早之前它就已经明了生活对于老主人的艰辛。有时它能从主人的眼神和声音中读出主人是否碰到了麻烦，虽然它显然往往无力去解决。正因为它无法在语言上抚慰主人，于是它只能满怀深情地望着主人。如果此时主人因此而忘记了吃饭这回事，以及给它喂食，那么它就只好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所以，当老约克又躺倒，并昏睡过去的时候，博比就紧紧地依偎着主人的臂膀，鼻子紧贴着主人的脖子。





第二章

当教堂的大钟奏响《我家后院里那丛可爱的野蔷薇》时，老约克与博比还都沉沉地睡着。这时，小酒馆中喧哗的顾客们已经走光，厨娘们开始乒乒乓乓地洗起餐具和陶制酒罐来，同时，阴暗的煤油灯点亮了斗鸡场上方的窗户。在他俩沉沉的睡眠中，天色随着薄雾渐起而黯淡下来，瓢泼大雨开始狂乱地砸向地面，在突起的岩石与房后的墙壁间形成类似小小洞穴的构造，风时不时地吹进来。在一阵泼溅的雨点中，老约克不安地翻了个身。博比则只是欣然地吸了口新鲜空气，就又蜷起来打盹了。

博比天生不怕下雨，也没有雨可以打湿它的毛发。在它粗糙坚硬如茅屋顶般的外层毛发下面，还覆盖着一层细细的短绒，可以抵御一切风雨霜雪的侵袭。但是它不知道，自然并没有慷慨到使它的主人 also 长出一身可以抵风御雪的毛发来。尽管博比是一只近北极地区的小梗犬，如必须，也可以在野外生存，但它的风姿、仪态和迷人的气度却不亚于任何一只夫人腿上的宠物狗。可以说，在一群尖耳、有着粗硬



毛发的小狗中，博比是一个“异类”。

据说，当初一些被军官豢养的法国狮子狗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暴风雨吹到遥远的北边与西边，这些船最后搁浅在冰封的赫布里斯群岛和凯斯岛海岸上。这些狗和当地野狗的杂交产生了像博比这样优秀的后代，它们有着波浪状卷曲的长毛、下垂流苏般的耳朵和灰石板般的毛色，并且，还有着强壮狗种的坚韧品性、聪明才智与忠于主人的天性。所以，博比情愿躲开农场主好心小女儿的臂弯，以及农家厨房里舒适的墙角，总是无怨无悔地跟着孤独的老主人。

老约克是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皮肤粗糙，筋骨尽显的小个子男人。近五十载在洛锡安丘陵与法夫丘陵地区的牧羊人生活，以及十二年住在爱丁堡低矮棚屋和禁不住风雨的阁楼中的凄惨生活已经把他完全耗尽了。他无声无息地降生于一户牧羊人的家中，在当雇工时，老板们当用得着他时，总是让他干最脏最累的活儿，用不着时就将他抛之脑后。除了些微可怜的收入外，他一无所有，没有妻子，没有房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自他小时候起，他就借住在别人家里，吃公饭，木呆呆地坐在别人家的壁炉边。即使他有过别的名子，别人也都记不起来了，年轻时被叫做约克，老了就被叫成老约克。

在他 63 岁那年夏天，老约克的生命终于迎来了迟到的青春，出于一些奇怪随性的念头，博比把所有的感情都无所保留地一并献给了它的老主人。而老约克潜意识中以前从妈妈嘴里学会的一些词语此时又都显现了出来。这些话本来不是说给一只小狗听的，而是说给妻子、情人和孩子的软语温言。因此，当老约克对着小狗说这些话时，他总是小心而谨慎，生怕被人听去当作奇怪而粗俗的笑话讲。在博比跟着他犁地时，或是跳过那一丛丛的石南花时，他说给它听。在去集市的路上，在夏夜里海风习习吹拂过弗斯湾，吹过躺在草垛上像流浪汉般的他俩时，他对博比说。对于老约克来说，最骄傲的事情是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一枚闪亮的法寻银币在特尔先生的餐馆里给博比买一块美味





的骨头。

那天上午，当农场主付清了老约克那份工钱并让他到爱丁堡城里找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后，老约克知趣地默认了他将小博比“带回家”的权利。再说，在爱丁堡带着个吵闹的小淘气鬼一起住是非常不现实的。但是，自从和小博比分开后，老约克比以往更觉无聊，也更感到自己的老迈、孤独，同时，脑子也开始变得糊涂，一行动就开始打战，更重要的是他的勇气也随之而去了。出于对那只可怜的、不能做人言的小生灵的怀恋，老约克跌跌撞撞地走向小巷子肮脏的一处角落，倒头便睡。这期间他曾被小博比短暂地叫醒过一两次，但转头又睡过去了。

在老约克醒来之前一段长久的时间里，小博比断断续续地睡了一觉又一觉，最后终于睡醒了，坐起来先叫了一声，然后伸了伸毛茸茸的小腿，探测性地在老约克身上闻了闻，又绕着老约克躺着的破马车小跑着转了一圈，朝四周瞅了瞅，在证明这些都没什么意义，也没什么乐趣之后，小家伙重又挨着老主人坐下来，鼻子搁在小爪上，十分耐心地等着老约克醒来。一阵倾盆大雨终于将老约克浇醒了。他“突”地站起身，步履蹒跚地走向市场。警觉的小狗欣喜地跟着他，欢快地叫着。烧完全退了之后，老约克的头脑变得非常清醒。但是，跟着这种好转的是一阵全身无力、四肢沉重、胸闷难受和剧烈的抖动。

尽管圣贾尔斯教堂的大钟只是刚刚敲过五点的报时钟声，但天色已然完全黑下来。一名点灯人，正抬着梯子、举着火把，忙着去点燃大桥高高的护墙上的两排煤气灯。若说格拉斯市场白天像个矿坑，到了有暴风雨的晚上，它则会变成一座水库的底层。大桥高高的护墙则被城堡顶端的许多灯火，以及阁楼小窗中学生夜读的烛火模模糊糊地勾勒出来。巨大的桥身在这些灯光的映衬下，投下了天鹅绒般的黑色阴影，覆盖了整个市场的东部。

如果不是小博比在老主人身前引路，一次次地跑回来提醒主人走错了方向，又一次次地跳到主人腿上，可怜的老约克是根本不可能在

